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上塵天影
第五十七回 覓夫婿義士渺長途 結盜魁惡奴戕故主

卻說蘭生方走，忽聞有呼小官的人。向前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和尚，蹣跚而來。既近見頭上瘡癩盈堆，油光流溢。見了蘭生，和尚便立著，向他傻笑。蘭生模模糊糊問道：「你叫我什麼，笑我什麼？」和尚指著後面：「我剛才遇著一個姑娘，年紀不過十七八，我問他名字，他說姓陽，字叫雙瓊的。為因有一個姓顧的欺他，叫我去找姓顧的，他在前面等著，要與姓顧的講句話兒。」蘭生道：「我便是姓顧，你快快領我去。」和尚笑道：「原來即是你，倒也生得俊俏，可惜是銀樣蠟槍頭，但姑娘所在尚遠呢！我有一個縮地法兒，送你去。」蘭生不懂，和尚道：「你閉著眼我來作起法來。」蘭生到了此時，更覺不能自主，遂閉著兩眼，被和尚在面上吹了一口氣便覺得天旋地轉，不省人事。片刻醒來，已在一處地方，細審卻是宮殿模樣，有許多宮女聚攏，向他笑，有一人道：「負心郎去看他什麼？」一人道：「你來了五六天，牡丹仙子那裡，應該去一躺了。」蘭生一想又恍惚果到了幾天了，因向仙女道：「花神祠裡碑上牡丹花是陽雙瓊，我本要見他。」宮女道：「你總是糊塗人，這不是百花宮麼？」蘭生喜道：「原來在綺香園裡，為什麼姐姐們都不認得？」一個宮女笑道：「不知這綺香不綺香，誰是你的姊姊，快隨我進去罷。」進了三重門，通名進去，裡邊揭簾請見。見雙瓊改了仙妝，坐在窗口修機器呢。蘭生滿面淚痕走過叫一聲妹妹，要想執手。雙瓊初起還笑嘻嘻的，見蘭生動手，便變了臉，把手一揚，竟將蘭生推跌，口裡說道：「我怕你心不死，容你見見，你到做了急色兒，到這裡來，叫我妹妹無禮已極，嗔宮女替我趕出去。」說著仍舊做機器，蘭生怕雙瓊認差了，因一面起見，報了姓名，訴說從前的事。雙瓊不理，蘭生又娓娓不休，雙瓊嗔道：「你這人也太可惡，我給你害死了，又尋到這裡。自在頭陀，也太多事。」因叱宮女：「你把他監到香粉獄裡去，過十二萬年放他。」蘭生吃了一驚，想雙瓊何以如此無情，變了一個人了。遂把雙瓊贈的小照給他看。雙瓊看也不看，說：「這些事，我都不管了。」又罵宮女：「還不押他去。」於是走來七八個人不由分說，或推或挽竟將蘭生驅到一處，便反閉了門，聽得宮女在門外埋怨，說：「我知道此事不妥，你一定要他去見。現在苦了他。」又聽一人道：「他有親戚在此，不如去送個信請他講個情，放他回去罷。」說著細步瑣碎而去，蘭生想此處不知什麼地方，我除了雙瓊，那裡來的親戚。又見監禁的地方，不過兩間。只有一個地鋪，一桌一椅，室中一瓜濃香，都是脂粉氣。還有花露香水的味兒，地下四週都有小溝流水汪然，從上邊滴瀝而下。香味都從水裡來的。蘭生雖覺香味可親，然沉悶不可稍耐，想十二萬年真欲悶死，且人也斷無如此長壽，如是者不知若干日。忽一女開門而入，入視之喜珍也。心中大快，因告所苦。喜珍歎道：「一念多情，幾成久錮，所以情緣未合，雖妄想亦不成功。你來了多天，慈母之心碎矣。我仍請自在頭陀，送你回去。」蘭生要問佩纜，喜珍只是搖頭，說都是孽緣，緣盡便散。世上夫妻，雖伉儷極篤，也是如此。我還有別事，不得多留。遂命一個宮女，說：「你領去交給頭陀，送到蘇州自有荷仙姑接引。」說畢去了。宮女遂領蘭生到宮門口。前日這個和尚，已等在那裡。向蘭生笑，蘭生方欲說話，和尚又吹氣一口，覺心裡朦朧，不知人事了。醒轉來時，卻在一處城樓上，牆壁坍塌，鈔無一人，躑躅而下，到大街一間，卻是蘇州。知珊寶在桃花塢，便問到桃花塢。珊寶家中，雪貞恰在那裡，一同相見。彼此告訴了，珊寶夫婦連得上海尋人之信。知許夫人著急，不便多留，次日遂專僱小快船一艘，催蘭生與雪貞同走。既抵靜安寺，蘭生先行登岸。雪貞收拾了一回，等肩輿來了，方來顧府。此是蘭生走失的緣故，及到家中受了許夫人幾番埋怨，後來知道佩纜死而復生，重嫁任金和一事，心中無限悲傷。癡癡的呆了長久，方漸復原。佩纜聞得蘭生，果然為己出門，且顧府受了許多驚恐，總是自己的情魔。現在身已嫁人，勢難別計，亦付之無可如何。兩人相見之後，寸心脈脈，反說不出什麼來。雪貞在顧府住了三天，方回伯琴家中。伯琴斷弦之後，鸞鏡塵封，空房寂寞，雖柳妾夫人賢慧，終覺難慰寂寥。雪貞想著從前喜珍待他的好處，十分悲傷，力勸老兄續弦。伯琴道：「初時我也有此想，現在漸漸慣了。況且我的家事也煩，非心細才大，也不容易管。閨閣中的小姐，嬌慣的多。他面貌可以探聽，性情才具，是不能知道的。」雪貞道：「二哥替我說過陳秀蘭姑娘，現在擇他的性情脾氣，是你知道的，我想到也極配。只是門戶中出入，恐怕不合。」伯琴道：「也不在這上頭，他只要能替我管家就是，這人我也想過，不過他好習靜，不肯當我這家。和他開口，他未免拒謝起來，我倒不好意思，所以不作這個癡想了。」雪貞道：「他肯也說不定，我明天要到綺香園去多住幾天。我叫韻蘭探他口氣。」伯琴想了一想道：「也好，要說得蘊藉，不要討沒臉。」雪貞點頭。次日便到綺香園來。韻蘭、佩纜接著大喜，說：「我們知道姑娘來了數日，打諒要來接到園裡游游，怕姑娘還有要事，總算是母家兄妹相逢，談談家務，那裡可以就來，所以也沒來接。」叫佩纜送一些東西來，雪貞便接口道：「還沒謝呢，多謝姊姊送的紅燒野鴨倒極好，我一年沒吃了，不知怎樣煮的。姊姊送了來，大家要吃這個，一回就完了。現在再想吃這個，恐怕費事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我叫佩纜煮的，明兒去買得新鮮野鴨，再叫他煮。」雪貞笑道：「佩姊姊手段真好，韻姊姊也少不了他，現在身子倒還好麼？」佩纜笑道：「多謝托福！」雪貞歎道：「現在姊姊是第二世人了，福氣大死了再能活轉來，倒是夫婦團圓安安樂樂。他人死了，就不能再生。」說著眼圈兒紅了，韻蘭看他想著心事連忙把話岔開一面，說：「去請各位姑娘來，雪貞姑娘在這裡。」丫頭等便分頭去請了。佩纜問雪貞道：「姑娘現在來了，好似熱鬧些，請多住幾天，但不知願住在那裡？」雪貞道：「我要住秀蘭姑娘那裡。」韻蘭、佩纜道：「你向來喜住天香深處，秀姑娘從未住過，何作此言？」雪貞遂把與伯琴商量的話告訴一遍。佩纜自去料理雪貞的房榻，韻蘭向雪貞道：「這話且莫和別人說明，後天我去探他口氣來，回復你。」說著只見文玉、秀蘭、月紅、凌霄、秀蘭、萱宜、蓮因、玉成次第都到，彼此相見，請坐，寒暄一回。文玉道：「雪妹妹比從前清減了好多子。」萱宜道：「雪妹妹怎麼苦命，未過門，姑娘爺便死，虧姊姊過去熬。」說著自己眼圈也紅起來。雪貞把手巾擦淚，連因道：「姊妹久不相見，你也應該和他談談別後之言，不許提各人的心事。」因說：「妹妹去了以後，園中又添了許多景致，彩虹樓、側首山腰添種了楓樹，造了一個坐晚亭。韻丫頭這裡也添改了許多屋。後面的九畹亭，你是知道了的。九畹亭西首又添了萱花園。現在佩纜住的，回來我們一同去游。」雪貞道：「現在姊妹的住處還是照舊麼？」秀蘭道：「通通都改了，就是韻丫頭和我不改。凌丫頭也還住在桐華院。珊丫頭去後，文丫頭住到了延秋榭。玉成姊姊初住漱藥，又同蓮姊姊搬到花神祠西院。湘丫頭走了，他又搬到漱藥。萱宜妹子住在綠芭蕉館。鬧紅榭、棠眠小筑、韻香館都空著，彩虹樓他姊妹兩人去了，現在也空著。雪妹妹倘然不回去，常常住在這裡罷，空的屋要揀那裡便是那裡。」雪貞道：「我在家裡也想著，這裡好玩，姊妹又多，但在家還不到三年。我打諒守了三年的孝，再稟明堂上常住這裡，來削了髮，跟蓮因姊妹做一個女弟子。混過了這一輩子，修修來世，不要這等苦命子。」說著便又嗚咽。韻蘭、文玉又把雪貞勸了一回，說都是前生注定的，要強也強不來。就是佩纜和蘭生兩人，他們何等要好。況且佩纜死了，再活仍舊兩個人分開了。現在提起，還是傷痛。凌霄道：「蘭生與雙姑娘，這等穩穩的因緣，依然鏡花水月。」玉成道：「蘭生去的地方也奇，恐怕沒有這個所在。」蓮因正色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？並不是幻境呢！」萱宜道：「為什麼和尚送得到這地方呢？這和尚又是誰？」雪貞道：「蘭生不是說自在頭陀麼！大約因顧葉無緣，所以天神著他來，把蘭生攝去的。」萱宜道：「我真糊塗死了，這地方在天上，還在地上，可去游游麼？」蓮因道：「天上把這個斷腸碑移到花園裡來，這就是破天荒的奇事，從來也沒聽得。可見我們都有來歷。韻蘭妹妹是總花神，我們是散花神，所以現在我們都在他屬下。這個地方就是我們棲真的地方。雙姑娘死了，自然復位呢。」文玉道：「為什麼雙姑娘不理蘭生呢？」蓮因道：「人生相聚相愛，不過是緣，緣盡即止。所以有心的人，不願多會，會也不願十分知己，留些餘緣，以待異日可以多見一面。譬如有一斗米，今日若一起吃盡，或暴殄狼藉了，到明日只好枵腹。若吃得省儉些，便三四天可以吃下去。人的緣亦然，留些有餘不盡，後來還可以敘敘親呢。則發洩已盡，以後必無多餘。試看世上小人之交，其始酒食徵逐，真若可以刎頸同心，豈知陰雨谷風凶終隙末，所以君子之交，淡如水，就是這個意思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發這個大議論，實在透辟。」萱宜、凌霄都說道：「這也罷了，但這個監禁的地方，也別緻。」月紅道：「這個香味兒，可就是花香。」秀蘭笑道：「你也是花神，將來也必定有花香。」月紅把嘴一扭頭一搖道：「我不信？韻蘭姊姊，是總花神，他的香更

香了。」說得眾人都笑起來。韻蘭笑道：「癡丫頭，你去叫佩纒來。」月紅笑著走開，尋佩纒。去了一回，同佩纒過來，玉成、蓮因、萱宜等都已散去。惟秀蘭、文玉、凌霄在那裡吃飯。吃畢也就分散。佩纒一面吃飯一面告訴雪貞，寒碧莊的房間多已收拾妥當。現在我要到公塾裡幹些公事。三點鐘請同月紅妹子，領了先到公塾裡望望秋鶴。蓮因、玉成三位，走過綠芭蕉館，順便去看一趟白姑娘，我再和你到各處去玩。雪貞點頭。佩纒去了雪貞又與韻蘭談了一回伯琴、秀蘭的親事。到了三點鐘，便與月紅去了。走到綠芭蕉館，想著從前和金幼青在此地彈琴和韻靜坐納涼，而今物是人非，幼青在洞庭湖溺死，曾不幾時，人天路隔，不覺歎■起來。走進裡面萱宜含笑出接坐定。琴娘送了茶，雪貞問問近來園裡情形。看萱宜的神氣有些幽怨纏綿說不出嫁杏愆期的苦惱。談了一回，月紅催著同赴花神祠，在三處敷衍了一回，再同佩纒到坐晚亭去看落葉。徘徊良久，回想碧霄等在園時看荷賞雪的熱鬧，現在覺得時遷境過。風景全非，大有化鶴歸來之感。感歎良久，仲冬天氣轉瞬已晚，漱藥■桐華院，不及去了，便回到華■仙舍吃了夜飯，又到延秋榭去看文玉，不免又想著珊寶，感歎一回，方回寒碧莊安睡。次日起身，午後方到漱藥■、桐華院去了一回，凌霄新得松江四腮鱸，便留雪貞夜飯。去請韻蘭、秀蘭、文玉、萱宜、佩纒等，惟萱宜、文玉、佩纒來了，帶著月紅。雪貞想著柔仙，無限心事。佩纒、文玉談起詩社來說：「現在人數萬不能齊了，趁姑娘在此要想去請了燕姑娘就是這幾位，再開一社。」雪貞道：「言為心聲，我這個景況，那裡還能想得出一字，連琴也從未彈過。況且我住了三四天便要去的。要續興詩社，將來等我長住在園裡再和你們做。」佩纒聽他的話，也不相強。凌霄興致尚好，乘著酒興舞了一回劍比以前越發精了。初更時後，眾人方才別了凌霄，各自回去。雪貞等四人回來，佩纒、月紅到幽貞館，文玉到延秋榭，雪貞自回寒碧莊來。到了雅素堂，見韻蘭正與秀蘭談什麼呢？秀蘭垂了頭，頰上微微春色，見雪貞過來，韻蘭便不談了。因問道：「夜飯吃了麼？」雪貞道：「吃過了。同文姑娘、佩姑娘、月紅妹子一同回來的，他到你屋裡去了。」秀蘭道：「今兒韻丫頭說到我這裡吃夜飯。我做了炸黃魚、蟹羹，想請你，後來知道你有鱸膾吃，遂不好留你。鱸味如何？」雪貞笑道：「還好。」韻蘭道：「這個時候，怎麼還有鱸魚？」雪貞道：「大約養著在那裡的。」秀蘭笑道：「你不要說門外話，鱸魚不能養的，網起來了，活活的用谷殼拌著，卷在白布袱裡，寄到別處去。」韻蘭道：「大約也是偶然得的。」說著只見伴警走來，請佩■回去了。原來是秋鶴要添補寒衣，開了細賬，所添有限不過，韻蘭批准了。次日，雪貞又到韻蘭屋裡，見韻蘭在幽貞館，據案執筆，批點什麼。見了雪貞，便叫請坐。雪貞笑道：「你只管治正，我來監督著。」因問批的什麼東西，說著大家坐下。韻蘭笑道：「秋鶴要刻聯文，這是他從前寄給我的信。文體雖不甚可高，然不可不刻。我便替他搜出來，圈點圈點。」雪貞看時只見上寫著：

蘭裁別曉，偷瞞出谷之香，燕改新巢穩護棲梁之侶，輕負冬郎之約，箋不裁鸞，頻牽秋客之魂。書空盼雁，茲者蓮房墜粉，楓寺鋪丹，怯夢於房櫳，警新涼於刀尺，讀永叔明河之賦，最惱寒蛩。憶放翁團扇之詞，難傳靈鷲。竊惟主人玉清仙骨，瓊海愁身，撩綺思於人間，種情根於天上。固宜鶴林跨座，鳳藻司書裝成七寶樓台。香王供養，寵賈六宮粉黛，仙侍追隨，而乃孽海啼珠。塵天委瑩，門濃姿於金屋，■零態空留，寫韻事於瑤華，芳情漸歇，娉婷芍藥。紅綢少女之春，憔悴芭蕉。綠慘小鬟之影，緒如絲亂。心費珠圓，誰憐倦鳥。無依終苦，春蠶自縛。縱使絳雲護久，女木能貞。可堪明月，緣多神仙將老，而況汪倫情重，蘇蕙才豐。花蕊宮中，璞猶待價。茜紗窗下，琴少知音，徒教秋色，迷離娟娟獨立。最是春風狼藉，處處相思，琵琶貽老老之愁，細■負長生之約，沈珊有海種玉何田。此則滿地萍根，感美人兮遲暮。一天絮影，念才子而蕭條者矣，廢祖帳鴻忙，離亭燕倦，每作揚州之夢，難忘海上之盟，乞留鴛牒三千。枉想迎來桃葉，浪費龍頭十萬。終難聘到梅花，然而印皓月於腸根。望彩霞於眼角，癡暮自笑麼鳳猶牽，每將螺黛三升偷描蝶。安得蠻箋十幅，遍畫鴛鴦所期。孔雀樓高，牽牛星炯，鵬盤紅豆永發。年年油壁，香車爭迎，小小寄珍重。三生之字休教，階藥風翻，借通明幾日之陰，要護海棠夢穩。

雪貞笑道：「宋元之筆，然一往情深。看他的意思，終想要你，枉想迎來桃葉，豈不是念念不忘麼？又說終難聘到梅花，他這一種求之不得的光景，也明知你不肯做夫子妾，所以他說這些話。」韻蘭微微一笑，雪貞道：「你莫笑，我雖無離妻之明、飾曠之聰，秋鶴的意思我還不難猜呢！」因又歎道：「你們身子未定，倒還好，如我這人，真是不可救藥了。」說著眼圈又紅起來。韻蘭道：「何必提起心境呢？」雪貞道：「我是為你想，年紀又到了，秋鶴這個人還信得過你，再要等也等不出好的來了。最多同珊姑娘一樣去做太太。但是也少遇呢！我看你心裡頭不過不肯做如夫人，但你現在光景充充暢暢，你肯招秋鶴，他必然待你勝過大夫人。況且你有這個場面，仍舊你自己做主，要怎樣便怎樣。人家大夫人那裡能及得你。」韻蘭笑道：「罷罷！不要談了。我和你說，到是令兄的姻事可以成功了。」雪貞道：「他怎麼說？」韻蘭道：「昨晚你來以前，我一向在那裡同他說，他也沒得別的話，一去便做大夫人，很願。他只是捨不得我，說許雖許了，須過了今年，到明春再談。」雪貞道：「什麼緣故呢？」韻蘭道：「他的意思要等我肖了人再走。」雪貞大喜道：「很好，我勸你早早就招了秋鶴罷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不要混說，但回去之後就和令兄說罷，說秀丫頭允了。但到春間再議。萬不要和別人說起。」雪貞點頭。恰值佩纒、月紅回來吃飯。原來是日是月紅上學。韻蘭因其孤苦無依，有心要月紅讀書，月紅也就聽他調度，自此以後佩纒到館，月紅也就跟去讀書，午刻、晚上與佩纒一起回來吃飯睡宿。此時雪貞與佩纒、月紅、韻蘭、侍紅一同吃了飯，等他們去了，遂同去各處游游。韻蘭過了中秋，午後便不睡了，所以兩人一同走到棠眠小筑外面看五六個園丁在那裡種菜。菜圃四週編了短竹芭，文玉正在那裡監督呢！雪貞向來最是孩子氣，此時心境不佳，只又著手和韻蘭、文玉閒話許多。園丁初見韻蘭來了，大家爭叫姑娘，頭目便來請安。韻蘭命他只管辦公事。三人談了良久，天時極短轉瞬夜了，便一同回來。見幼芳等著在幽貞館，見了雪貞便說：「我們姑娘請莊姑娘到我們那裡去吃晚飯，不要東家吃飯西家宿了，我所以等著。」韻蘭笑推雪貞道：「你去罷，你來了好比驪龍滾珠的樣。雪貞走過去深抱不安，因見別無外人，遂笑道：「嫂嫂現在都是一家人了，何必再如此客氣？」秀蘭莊容道：「你現成這樣心境，勸你少輕狂些罷，你到我書房裡去，看我寫的白折子好不好？」雪貞也自知冒失便走了，到書房看了一回字。秀蘭也來了。雪貞著實贊寫的好字，遂搬上菜來，一碗是蔥汁野鴨脯，一碗是鎮江米醋蟹黃羹，一碗是水糖金銀肉，一碗是湯羊肚，一碗雞絲如意湯，共是五樣。還有幾個碟子。幼芳、小碧同席。秀蘭向來不甚吃酒，這回要勸雪貞，倒也飲了數杯，吃畢漱口，便一同到雪貞房裡，命幼芳、小碧等：「均不必伺候，你們去開了一壺茶來，各自去罷，我今兒和莊姑娘睡。」小碧遂去送了茶來，秀蘭便閉上房門，與雪貞談心。先怪雪貞方才的話，雪貞先行告罪。秀蘭道：「並非我埋怨你，這園裡人多口雜，一個繡花針形容出去，比腳膀還粗，你不留心，人家就算笑話了。所以我凡事不肯多話。人說我怕事，其實我是懼禍。你看白姑娘便是榜樣。」雪貞道：「我也恍惚聽得，到底可有這件事？我想他也是官宦人家出身，未必肯幹這件事。怕是人家造的蜚語罷？」秀蘭道：「這話也是玉憐說出來的，我們那裡知道？萱丫頭自己也不好，為什麼招這等人守夜呢？我也勸過他，他不聽我也算了。」雪貞道：「秋鶴知道麼？」秀蘭道：「佩纒吩咐人瞞著他，那裡知道呢？」雪貞道：「我不應自己說，我這個命也沒法論理，姑娘到了年紀，本應該早早出嫁，剛才韻姊姊我也和他說，倘立定主意，就定了別的計罷，橫勢不過頂一個名。」秀蘭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，他的心不過他手頭寬裕，將來不患沒得好日子。如今珊丫頭又去了，我看倒是文玉最難，他雖和我說也要等韻丫頭有了依托才肯分離嫁人，我想那裡有湊巧的事。」雪貞道：「你還不知麼？我二阿哥說要娶他呢？不過沒和人說過。」秀蘭忻然道：「幾時說起？為何我一些不知道？」雪貞道：「說起不多幾天，文姑娘已知道了。因叫他瞞人，所以大家不說起。現在大哥已替二哥寄信去到孀娘那裡去請示了，等回信來了，便要定見。」秀蘭道：「哎呀！我真正一些不知道。」雪貞道：「也是我三嫂先說起，說我身子不好，恐不能再生育了。文玉是我見過的，人也文靜，相貌宜男，你便去娶了來罷，我情願讓幾分。省得你成日成夜的玩了，你去娶了來！從此也可以收心了。」秀蘭道：「原來有這件事？你不說我也不知道。但是韻丫頭更要寂寞了。」雪貞道：「也不要緊，橫豎都是後來的事。但你且放在心裡，不要和人說起，我倒想凌霄姑娘不知如何結局。」秀蘭道：「他是一隻洗過的雌雞，不近男色的。他說再等兩三年，把碧霄教他的劍術練好了，要獨自一個人到深山裡去修道呢！我們都和他說過，他笑我們是情蟲，不能脫男女的範圍，所以我們不勸了。也還說韻丫頭這等纏綿死了要到枉死城

呢？」雪貞駭然道：「倒也難得，我聽了也悟了好多了。」二人足足談了一夜，次日午刻方才起身。雪貞便告辭了園中各人，乘轎回家。把上項的事告訴了伯琴，伯琴大喜，自去辦理。雪貞旋即回到夫家不題。寒冬草草轉瞬歲闌，女塾中考了課，於廿二日解館。秋鶴因一年多未曾歸省，要回去一趟，和韻蘭婉商。韻蘭心中雖要留他伴歲，但他天倫之樂久未承顏。若不放回，未免不合情理，只得勉強應了。動身前一日韻蘭叫他住在西樓，和他講了半夜，命他元宵以前到申，遲要替我安排花神祠試燈事務。老太爺、老太太、太太、少爺如有工夫可以請他來游游。韻蘭又想起雪貞的話來，密告秋鶴說：「我目下境遇雖順，然獨不會太長，買家究無確信，我又沒看得上的人，若一輩子混去，終是不了之局。你明年來了，過了元宵，我要想差你同秦成一起到北省去，細細打聽一回。倘前途尚在，便一同回來。不能守他一輩子，吾也只好變通從權。那時你回來，自有好處。」秋鶴聽了，如奉綸音，當場唯唯答應。次日乘坐小輪船，滿載而歸。是歲韻蘭祭祖敬天，異常寂寞，幸虧各姊妹吃年夜飯各擇一天。擁來擁去，廿四在寒碧莊；廿五在漱藥素齋，廿六在花神祠東院，又是素齋；廿七在綠芭蕉館；廿八在桐華院；廿九韻蘭自己在延秋榭；三十這晚大家守歲。韻蘭到了四更方回。佩纒還在那裡寫字，等待韻蘭道：「你還沒去麼？今年不比往年，你夫婦未了一夜也須團圓守歲。我這裡有侍紅一班，你回去罷。」佩纒笑道：「姑娘不來，我那裡能就走，還有許多事要交代呢。」因說明日大初一了，姑娘應換的衣服襯衫褲鞋襪都在這個包裡，簪環首飾在篋子裡，賞封在小官箱裡，我已同侍紅、霽月妹子說過，賬也交給他了，橫豎我明兒來得早。香水我替姑娘來噴罷，地也叫他們掃好了。果盤共裝了四個。橫豎用完了再好裝的，明日姑娘拈香同拜年坐的轎子，我叫他預備藍呢紅腳的那一乘，黑腳轎不好看，所有香燭紙錢也都備好，交給伴警了。轎車也預備一乘，要坐便坐，珊寶姑娘的歲朝盤，今日沒船了，不好寄，我特僱了人走送的。韻蘭道：「知道了。你去罷。」佩纒笑著自去。韻蘭見霽月、伴警點著守歲燭，在那裡忙忙的揩杯桌椅掃地鋪設墊子地毯。又有小使放閉門鞭炮，置掩門蔥、歡喜炭一切俗禮。韻蘭命伴警另置紅燭拜辭天主，磕了頭方到房中。擁著薰被身上熱起來，把隨身兩件大毛衣服脫了，掛在衣架，看新做的白狐妃色縐紗鑲金洋花邊一口鐘斗篷，佩纒卻早已取出來，便重放好，韻蘭試穿在身上恰稱。遂又在薰籠旁邊靜坐一回，覺得輾轉心頭萬愁交集，下了一回淚。已打四更，命眾人去睡，自己也只得睡了。一覺起身，已是九點。佩纒來了，先替主人拜年，任金和也來叩頭，侍紅等一班自己的丫頭老媽子都來叩喜。韻蘭蓬了頭受禮，先行放賞，便趕緊梳頭換衣服，便有閨閣的姊妹上上下下次第來賀新，韻蘭也去答禮。走了一趟，回來吃了中飯，方上轎出門拈香，到各處拜年。便穿了白狐斗篷，伴警坐小轎跟去，所有家中女客自有佩纒應酬。到晚韻蘭方回。次日又出去應酬一天，接著請年酒接天主又忙起來，直到初八日，方才清楚。初十日園中請客，做了一天戲，十一日秋鶴來了，韻蘭一喜，命他同佩纒、蓮因預備元宵燈會，又接得珊寶的信，說女婿新接京電，放了直隸水定府，三月中旬挈眷進京，要想到上海與各姊妹聚會幾天再行告別。韻蘭又喜又愁，遂請了凌霄，命侍紅跟著連青雁三人，到蘇州去迎接珊寶。花誕日又要祭獻花神，也忙了三日。又因要差秋鶴同秦成出門探賈倚玉消息，適燕卿之張媽已死，因又請燕卿進園代理公塾事務，所有燕卿的債韻蘭一人料理。燕卿倒也十分感激。且說凌霄、侍紅、青雁到了蘇州，到二月初七回申，秋鶴、秦成已走了。大家正在鬧著，萱宜不知了誰逃走了，尋了七八天，杳無消息。韻蘭接見了珊寶，彼此問好。丫頭等都來見於。此番珊寶居然三品夫人氣度，不比以前了，說起夫婦尚是和睦。珊寶因問萱宜何故逃走，韻蘭道：「你也知道的，這件事從去年發始，他住到綠芭蕉館，嫌太寂寞，他自己到外面去找幾個人守夜。內中有一個是馬達夫，不知道怎麼看上了。」珊寶說道：「原來是他。」玉憐道：「我早已看見了，大家叫我莫說，我就不敢鬧出來。」韻蘭道：「他心計極好，把存款都取了去。屋裡的東西不知怎麼運去的。」珊寶道：「登過報麼？」韻蘭道：「這些事怎麼好告訴人呢？現在差人在外邊打聽，我看也是無益的，等秋鶴回來再說罷。」珊寶不勝歎息，轉瞬已屆花朝，大家又安排祭好神，直鬧到廿五日。珊寶方僱船回蘇，跟劉四公子帶了補衲上任去了。珊寶去後韻蘭又少了一位同心姊妹，前者雖在蘇州，相見尚易。此時北去，通達一信須一月方能往還。這日是四月初三，仲蔚要娶文玉回去，請雪貞來與韻蘭商量，並說伯琴也要娶秀蘭回杭州去。韻蘭道：「罷了，秀丫頭還要伴我一年呢。」雪貞笑道：「你要秀蘭何用？」韻蘭道：「你且看。」說著小丫頭，差人來說康教習要告假半月，回去省親。韻蘭准了批，給預領薪水一個月。因向雪貞說道：「你且請令兄擇一吉期，我先和文丫頭商議去。」雪貞去後韻蘭便請文玉到幽貞館，說起這事。文玉歎道：「我等皆去，姊姊如何，豈不更覺冷靜麼？」韻蘭默然，當日遂與文玉談妥聘禮數目，嫁到杭州後，住在西湖新造別墅。文玉積蓄五六千金，連衣飾器用三千餘金，共約萬金均帶去迎娶均用燈轎。計議定了，便送信雪貞。隔了五六日，雪貞來綰香園，說三哥皆已應允，定於十九日來迎娶。此日是四月十二，文玉便忙起來。幸嫁衣嫁裝不用再辦，又有秀蘭為之幫著，安排得整整齊齊。轉瞬已至十八日，韻蘭命在延秋榭，結彩張燈。僱定一班樂工，蘭生、知三、聶士、介侯、紫貽、晉康等均有贈妝物件，蓮因、凌霄、韻蘭、佩纒、燕卿等無不厚贈。十九早晨，韻蘭起身之後，呆坐牀前，侍紅來服侍梳洗。看見韻蘭光景，知為文玉出嫁之故，因問：「今日范姑娘大喜，姑娘不可如是。」韻蘭歎道：「你看兩年以來，園中姑娘死的死，嫁的嫁，人生相聚之緣，只有此區區之數，能不令人悲傷？我看秀姑娘不久亦必動身。你想天下的事除了白首夫妻，還有長的聚合麼？」侍紅道：「姑娘你看蘭生與霞裳也算要好了，顧太太收明珠這日已許霞裳，後來給與蘭生，豈知天下事，什麼都料不到，這回又不能如意了。」韻蘭道：「到底如何，昨天蘭生不來，我問知三何故？知三說家中有事，是否即為霞裳？」侍紅道：「我也不知詳細，說著只見佩纒進來，說請姑娘早去延秋榭幫忙，邀客錄已命龍吉取，叫他從南市起，城中租界靜安寺都去邀著。今秀姑娘同月紅在賬房裡等姑娘去。」韻蘭遂急急梳洗吃點心，方到秋延榭來，逕至房中，文玉正在那裡換衣服呢。韻蘭查看櫥箱封皮號數皆與冊上相合，與文玉講臨別之言，說滿月之後，須來園中張望一次，秀蘭姊姊等也要記掛你。文玉歎道：「我少則一月，多則至七月，秋涼必到上海來，姊姊請自保重。」是日，擇未時結綰，故十一下鐘彩輿已到，數聲炮響鼓樂相催。雖無公相長親，免不得辭房別祖。此時男女客紛紛齊集，龍吉到賬房銷邀客之差，說靜安寺顧爺不來。知三也說蘭生不能來了。佩纒遂命退出回去姑娘。龍吉遂去找韻蘭告知。韻蘭想了一想道：「你在彩蓮船後門口等著我，有話問你。」此時文玉正在房中吃飯，女客均已坐席，介侯、紫貽一班男人，在賬房另擺一席。知三到園最晚，迎娶者催請登輿，韻蘭撥兀尋了龍吉，問顧府何事？龍吉道：「也不知其詳，但聽得鄉下人將顧府一個姑娘贖身，鬧了兩天，要想涉訟。初次顧府不肯，今已放贖了。」韻蘭問贖去的是誰？龍吉道：「不知。」說著，侍紅來催韻蘭去。文姑娘將上轎了，韻蘭便去。到得房中，文玉扮得齊齊整整，妝奩箱具均已送去，但聽禮禮引著樂手第三次前來請新。文玉不忍，姊妹多情也未免啜泣，於是三聲炮震，喜娘侍婢扶著文玉出房，緩緩登轎。但聽一片雜聲，笑啼並作。文玉逕去，眾姊妹送至延秋榭屏後而歸。韻蘭見知三同著介侯一班人正在鬧酒，乃命伴警去請。到文玉房中，問顧氏的事。知三歎道：「便是秋霞裳這個丫頭，他與蘭生好像襲人和寶玉一樣，料得必定成就，誰知他的爺娘新賣脫了田產，頗得重價要將女兒贖回。顧氏本來不肯，後來霞裳的爺娘聽得蘭生欲將霞裳為妾，益不甘心，遂請了外國律師，欲在公堂涉訟。顧夫人不欲多事，遂放霞裳回來。不意霞裳心中不願那爺娘，用了幾許人方得拉回，後來不知如何。此是昨日午後之事。」方說著，聶士高呼知三，知三遂去。韻蘭回至內客堂陪客。是日擾亂終日。韻蘭因恐文玉去了，過於寂寞，因僱女伶一班在延秋榭做戲更深始散。月初初跟幼芳，今幼芳又去，命仍跟佩纒住著，把延秋榭關閉，命二個老婆子二個更夫看宿不題。卻說珊寶隨劉四公子赴任到天津登岸，借居客寓。次早便去謁見上司住了三天，挈眷同赴保定稟見藩台。第二日，便奉飭知赴任。藩台裡司事轉薦了一個家人高楨來。即是北直隸人，初不得不收，因楨字犯著祖諱，替他改了升字，以取吉利。因要動身派高升為頭站，高升進內，見於珊寶。恭而有禮，珊寶驀然想起一事，卻已模糊了。那高升本混混一流與胡賊皆多熟悉，因將圖大舉，混入官場，意在結納。見劉公子係大員之後，家道殷實，行李頗豐，遂竭力巴結東家做出忠厚玲瓏表式。劉四公子和珊寶大加信任，除頭站差使之外，兼管上房。高升大喜，遂將上房之箱一律編齊號碼，另招妥當腳夫扛抬，一路皆係陸行。走了四天，到紅葉莊地方住宿。高升稟知：「居停此地向來不甚太平，上房行李須合在一幫，以便照顧。」珊寶亦以為然。高升又稟知：「今日興處即宿，次日再行。」劉公子點首。遂在過流溝與宿客家，草屋七八間同院各座，時正未刻，把行李歸入上房。那西房三間客已有數人，先在彼處。劉公子也不甚經心，到了未甲之交，高升出去，與隨帶僕僕夫照料一切。忽西房一客叫髯長眉，到東首房外來窺探。珊寶的

丫頭玉憐見了，命僕人阿四驅逐，其人■目不言，蹣跚而去。到了黃昏，高升回來巡察一回，嚴飭同人，大家驚醒些寧可無事最好。珊寶更為安慰，與劉四公子講說家常私話，直至二鼓方寢。外面巡更的柝聲不絕，睡到三鼓餘，微醒。窗外月明如水，隱聞院外切切人聲，既而足聲入院，忽聞一人大聲說：「我們是新任大老爺，爾等不可造次。」似高升口聲，此時即有一人奔上台階，劉四公子和珊寶驚起，呼上房外間僕役開門，即見高升氣急驚張，飛奔入內說：「老爺子不好了，強盜來了。」說著奪了一支門叉又飛奔出去。但聞門院內有格鬥聲，聞高升大呼「阿呀」，聽得眾人道：「擒他回山。」即有數人塗面持械逕入上房，珊寶等嚇得面無人色，劉四公子便取六門洋槍，方欲轟擊，一盜大刀疾下，竟劈作兩人。珊寶、玉憐驚呼救命。有二三人跳入也一並殺了。上房外婢僕數人皆被殺死，乃將行李傾筐倒篋掠盡無遺。然後將屋焚燒，眾盜一哄而散。原來此地本係盜巢，草屋數間，客人有資斧者，便下毒手。珊寶等皆死於此，均不能知。直至數日後，方為官長所知，前來查勘。有隨任廚役一人受傷將死，尚能略告情由。始知係現任知府一家慘死，遂詳請上司，行文通飭。此事傳至綺香園把韻蘭痛得肝腸寸裂，眾姊妹聞知消息，無不揮淚傷心。到次日伯琴等也聽得了，與介侯、瞿士、紫貽、晉康皆到園慰問，惟知三回裡不來。家人見韻蘭傷心百般，譬解，此時已七月十二，因建議替珊寶、柔仙、素雯、雙瓊、素秋、喜珍、幼青、倚虹舉招魂於花神祠。十四日起至十六日，大建水陸道場，超度地獄之苦。其中惟介侯不信，謂異端，僧道非獨無功，更且有罪，不如代求造物大王，或可減苦惱於靈魂。韻蘭此時也明真教之理，說這些人並未領洗，不能通功。我之所為不過盡心罷了。說著閨人請侍紅交來書信一封，係秋鶴所寄。韻蘭心中忐忑，啟而視之略云：

廢與秦成於三月初九，到黑龍江省，身體粗安。將軍阿公在交南大營，曾有一面之議。虛名受契，實是如歸。因托遍查軍冊之中，於己丑仲冬，果有賈倚玉配到。庚寅四月，因循同犯謀刺台事。覺轉配新疆，廢托心知，當為始終其事。因與秦成熟計，乞得將軍書信，值解送軍裝之便，共赴新疆，無論賈倚玉或存或亡，有無信息，在年內必當束裝回申。幸勿顧慮。五月十三日

韻蘭得信又感激又憂愁。回信難通，暫且忍直。惟與介侯、伯琴等計較，亦苦鞭長莫及。秋鶴附有家信一封，代為寄去，並送家用五百金，也只得暫行擱起。時交十月，知三已領憑到任，帶伯琴寄信前來，要娶秀蘭回去。此時雪貞已返杭州。也有信來請韻蘭與秀蘭商酌，能在年內娶去更佳。並言文玉本要到申，八月曾有信來未知收到否，因坐喜已有六月，身弱多病難以遠行。俟明年分娩之後，方可前來云云。韻蘭遂躊躇不決，與介侯、佩纓、蓮因、燕卿商量，說秀蘭今年命犯傷官，須明年可以出嫁。請伯琴稍待半年。信去之後，伯琴倒也罷了，惟文玉懷孕，日益不舒。韻蘭十分記念，遂欲命佩纓到西湖去探訪一回。佩纓本欲遊覽西湖，欣然願往。韻蘭大喜，命侍紅整備行裝，恰值大東公司新置小橋船，遂定十月廿七日，帶著佩纓新用的小丫頭巧兒動身。要知後事，須看下章。